

少潮、觀潮、儀、耐儂、拾遺是誰？ ——《臺灣日日新報》作者考證

許俊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陳述《臺灣日日新報》若干作品的作者可能為何人？透過〈丹麥太子〉、〈稜鏡〉、〈玉蟾〉三篇作品對《吟邊燕語》亦步亦趨的改寫，論證觀潮與少潮宜是同一位作者。少潮、耐儂則為李漢如其人，署名少潮之作刊於1906年，耐儂之作為1910年，因時隔三年多，耐儂〈翠微〉、〈魔妻〉、〈小紫〉、〈神女〉四篇可謂三年磨劍有成，不僅題材特殊，且有兩篇為中國報刊雜誌轉載。「儀」與「拾遺」則可能為王韜其人，耐儂之作在1910年已相當成熟，而「儀」尚多沿襲王韜之作，轉化不多。此外，由台灣文人自《醉茶志怪》、《吟邊燕語》、《花國劇談》、《聊齋誌異》等等文言小說的轉載改寫，足見從借鑒到創新的文學衍化，在在是推進台灣小說發展史上的一種能源，也唯有確認作品來源，方能相應做出較正確的文本詮釋。

關鍵詞：李漢如、王韜、林紓、漢文小說、台灣古典文學

Who are shao chao, guan chao, yi, nai nong and shi yi?

Identifying the authors of *taiwan ri ri xin bao*

Hsu, Chun-Y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article is to find out the identity of the authors of several novels published in *taiwan ri ri xin bao*, who adopted different pseudo names at different times. For example, “Prince of Denmark”, “leng jing” and “yu chan” are all works which are adapted from *in bian yan yu*. Judging from the styles of writing, it is argued that their alleged authors guan chao and shao chao should indeed be the same person – Li Han-ru. It is also observed that he used the name nai nong in his 1910 works (“Cuiwei”, “devil’s wife”, “xiao zi” and “shen nu”), which are more mature and creative such that two of them are reprinted in some magazines in Mainland China. Other examples contain the case of Wang Tao, who used names such as yi and shi yi at different times. Indeed, Taiwanese writers in general, at that time, adapted many Chinese classic novels such as *zui cha zhi guai*, *yin bian yan yu*, *hua guo ju tan* and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identify the authors and origins of these Taiwanese classic literary works, which gave strong thrus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from mere mimicry

to genuine creation. In this way, adequate interpretations of these texts can be made possible.

Key words: Lee Han-ru, Wang Tao, Lin Shu, novels written in Chinese, Taiwanese classic literature.

少潮、觀潮、儀、耐儂、 拾遺是誰？

——《臺灣日日新報》作者考證

一、前言

日治時期的台灣期報雜誌刊登了不少漢文小說，但多半沒署名，有的即使署名，也未必確為其人，《臺灣日日新報》、《新高新報》、《臺南新報》所載莫不如此，經常是轉載時換了篇名及作者名氏。如《新高新報》1934年10月5日第17版刊出〈哀情記〉第一回（未完），雖然該報目前殘缺不全，僅得見首回，但此文原刊1916年3月的《小說大觀》第五集，題作肝若〈清夢盒筆記 吳王臺畔之豔蹟〉。當時《新高新報》將之更易為陳德泉〈哀情記〉。陳德泉與肝若應非同一人。〈清夢盒筆記〉作者肝若，姓沈，鄭逸梅說與之是同邑，即江蘇蘇州人¹。《臺南新報》所登，如〈笑緣〉、〈投機的末路〉、〈孤兒淚〉、〈范秋霞〉、〈苦海慈航〉、〈平等主義〉²皆是從中國報刊雜誌轉載的作品，經過查對，可知題名多半已全非，作者亦隱去不錄。如〈笑緣〉實為吳綺緣〈笑姻緣〉、〈孤兒淚〉為那亞〈孤雛魂〉、〈范秋霞〉為林紓〈纖瓊〉、〈苦海慈航〉為（陳）公猛〈孟德斯鳩之陰德〉，這種隱去原作者的作法，使得讀者無法掌握原文創作的時空背景及對作者的知人論世，而篇名的更動，更使得出處難以掌握。時至今日，

¹ 肝若於《民權報》發表〈琴心劍氣樓憶墨〉、〈滑稽尚武〉，有《夏春娘（奇情偵探小說）》、《飛行之怪物》。1910年7月11《大中公報》創刊（袁昆喬所辦），主筆即同盟會員革命黨人沈肝若，時常發表經常發表抨擊清政府腐敗無能的文章。

² 分別刊登1926年3月15日6版、4月20日6版、8月11日6版、8月14日6版、9月19日10版、9月27日6版。

台文界對日治漢文通俗小說的研究樂此不疲，卻對最基本的作家作品出處毫未著意，以致經常以抵殖民立場、現代性等等理論來分析，重理論而輕忽文獻史料，筆者以為這是目前研究上一大疏漏，因此先以本文為例說明，提示此一研究盲點。

在報刊初期的 1906 年至 1911 年間，有幾位作者及其作品，如少潮的〈烈女報讎〉、〈雙喜〉、〈稜鏡〉、〈玉蟾〉、觀潮的〈丹麥太子〉、耐儂的〈翠微〉、〈魔妻〉、儀的〈吳深秀〉、〈女劍俠傳〉、〈夢熟煨芋〉、〈鵲紅女史〉等等，較多被引述，還有比較少被引述的，如耐儂的〈小紫〉、〈神女〉及拾夷的〈活閻摩之裁判〉、〈易筭而冠〉，迄今學界對作者身分、作品來源並未有較完整的掌握，筆者在反覆閱讀文本，並多方連結推敲之後，希望能對作者身分及作品相涉、改寫情況，提出一些說明、考辨及補正。筆者曾在〈王韜文言小說在臺灣的轉載及改寫——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例〉一文，指出「儀」對王韜作品的改寫並推測「儀」可能是羅秀惠。其推論依據是〈夢裡身〉（1908 年 5 月 8、10 日）文末附記「蕉史氏曰」，應即是蕉麓羅秀惠；在〈鄭成功之海神討伐〉（1906 年 5 月 1 日）文末即可見「蕉麓」其名。但「儀」之作，除了第一次出現的〈夢裡身〉在文末加了「蕉史氏曰」，此後近二十篇似乎都因是襲作而有意隱去身分。「儀」之作品習慣將時空置換為府城台南，這正是羅氏熟稔的出生成長之地。何況羅氏詩文綺麗香豔，本人放浪花酒，與王韜頻出入花柳界相似，羅氏是 1908 年赴北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筆政，「儀」之作也是在這一年開始出現。在眾多任職《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中，從羅蕉麓的身分、年齡、癖好及文末附記等種種蛛絲馬跡視之，「儀」很可能即是羅秀惠蕉麓。此外，《臺灣日日新報》載有蕉麓〈途次紀聞錄〉及儀〈巴黎紀遊〉、〈倫敦紀遊〉，其筆致相似，而在署名「儀」所作的〈消閑雜錄 馬扁數則〉所述「布筒」、「銅銀」等皆以台南市為例，綜合以上種種蛛絲馬跡，讓人不得不懷疑「儀」殆為羅秀惠其人。

但近日閱讀少潮〈稜鏡〉一篇，赫然發現文末署名「蕉史氏曰」，與〈夢裡身〉的「蕉史氏曰」相近，只是「焦」、「蕉」之差，而「少潮」一般認為是李漢如耐儂，如此一來，「儀」、「蕉史氏曰」除了羅秀惠，似乎李漢如也有其可能。羅、李二人同任職《臺灣日日新報》，是否有可能使用如此形似音同的稱謂？就

像謝雪漁、陳伯輿分別有「異史氏曰」、「逸史氏曰」，也是音同之例，甚至「異史氏曰」早為蒲松齡《聊齋誌異》所用，「逸史氏曰」亦為「王韜」其人所用。如是，則「蕉史氏」、「焦史氏」乃分屬二人，而不是同一人³。如果少潮、耐儂是李漢如無疑，則在其它作品他改用了「奇史曰」（〈烈女負讎〉）、「憐儂曰」（〈雙喜〉、〈玉蟾〉）、「耐儂曰」（〈翠微〉）、「著者曰」（〈神女〉），似乎使用時頗隨意，並不固定，「焦史氏」可能也是在這種不經意的情況下隨手寫上⁴。在考辨過程中，其複雜情況遠出筆者想像之外，因此本文將一一陳述可能的作者人選的思辨進程。同時由文人自《醉茶志怪》、《淞隱漫錄》、《吟邊燕語》等等的轉載改寫，以見從借鑒到創新的一種點滴細微的文學衍化，在在是推動台灣小說發展史上的一種能源。

二、三篇改寫自林紓、魏易譯《吟邊燕語》的小說

目前可見莎士比亞的作品在 1906 年被譯寫刊於《臺灣日日新報》，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 6、7 月所刊登的〈丹麥太子〉、〈稜鏡〉、〈玉蟾〉三篇都與《吟邊燕語》有關，《吟邊燕語》原著為英國散文作家、評論家查理·蘭姆（1775-1834）和其姐瑪麗·蘭姆（1764-1847）根據莎士比亞戲劇改編的短篇：《莎士比亞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出版於 1807 年），林紓、魏易合譯，清光緒三十年（1904）十月商務印書館初版，題莎士比（今譯莎士比亞）原著⁵。林紓為

³ 某氏曰的敘事成規，眾所皆知是從司馬遷《史記》藉「太史公曰」於各篇文末附評傳而來，藉以評議人物、抒發胸臆、諷諭世風，到了清代蒲松齡亦仿照此形式，在《聊齋誌異》約一百九十多之末有「異史氏曰」，約佔全書篇數的五分之二，其篇幅有時甚至超過正文，「異史氏曰」自然是同一小說家言，以附語作為小說的結束。《臺灣日日新報》刊載過的菊池三溪、依田學海之作，同樣有「三溪氏曰」、「野史氏曰」。至於「蕉史」或「蕉」出現次數較多，如中洲生〈報恩羊〉即有「蕉史曰」。

⁴ 本文討論的對象受林紓影響明顯，而林紓在小說之前或之後常見不同稱謂以評論該文，如「踐卓翁曰」、「畏廬曰」、「蠡叟曰」、「冷紅生曰」，少潮、耐儂之使用多樣，應該也是當時習以為常之舉。

⁵ 林紓譯名之用詞高古典雅。將蘭姆姐弟的《莎士比亞故事集》譯為《吟邊燕語》，其中故事如〈威尼斯商人〉譯為〈肉券〉，〈羅密歐與茱麗葉〉譯為〈鑄情〉，〈仲夏夜之夢〉譯為〈仙窟〉，〈奧賽羅〉譯為〈黑瞽〉，〈麥克白〉譯為〈蠱微〉，〈哈姆雷特〉譯為〈鬼詔〉，〈皆大歡喜〉譯為〈醫諧〉，〈暴風雨〉譯為〈颶引〉，〈第十二夜〉譯為〈婚詭〉等，譯名不僅古雅，而且充滿傳奇色彩。其他尚有〈馴悍〉、〈學誤〉、〈仇金〉、〈神合〉、〈獄配〉、〈環證〉、〈女變〉、〈林集〉、〈禮闈〉、〈珠還〉、〈情感〉，共 20 篇，是《莎士比亞故事集》

什麼為這部故事集取了這麼一個古雅的譯名呢？目前似乎還沒有結論。筆者認為，文學素養深厚的林紓是從古詩詞中擷取了「吟邊」、「燕語」二詞，以示其所譯的莎氏故事之盎然的詩意和斐然的文采。從蘭姆姊弟自莎士比亞戲劇改寫成故事集，再到林紓的譯寫，譯文與戲劇已有若干的差異及改變，及至台灣觀潮、少潮的摹寫，經過層層的跨界移植，其面貌與原作精神已大異其趣。

本文重點不在比較文本之異同，而在於透過改寫襲用的情況，論證〈丹麥太子〉、〈稜鏡〉、〈玉蟾〉此三篇宜是同一作者，如果從文末的「焦史氏曰」、「憐儂曰」來看，則觀潮、少潮、焦史氏、憐儂都是同一人。而此人尚有其他作品嗎？李漢如另名耐儂，那麼署名耐儂的〈翠微〉、〈魔妻〉、〈小紫〉、〈神女〉四篇，想當然爾亦歸為李漢如之作，但其中問題又有些複雜，筆者稍後再論述。

（一）〈丹麥太子〉與〈鬼詔〉

〈丹麥太子〉、〈稜鏡〉、〈玉蟾〉與《吟邊燕語》的關係如何？大抵〈丹麥太子〉講王子復仇記，內容為人所熟悉，所以故事情節改動不大，而後兩篇則除改易篇名，結尾亦大改寫，頗有掩飾之意。觀潮〈丹麥太子〉⁶一文，究其實，應是自林紓、魏易譯〈鬼詔〉（Hamlet）⁷一篇而來，〈鬼詔〉譯法較特殊，今日多譯為〈哈姆雷特〉。茲節錄〈鬼詔〉片段以與〈丹麥太子〉比對，即可知觀潮的〈丹麥太子〉來自於〈鬼詔〉之譯作，〈鬼詔〉一篇描寫道：

后大驚曰爾敢於宮中行戮耶？太子曰濫殺固矣。然較諸自弑其夫。

下嫁其夫弟者。不既勝乎！。語出。自省其過。復變其詞。以為母之所

的第一個全譯本。在林譯本出版前一年，即1903年，上海達文社出版了同是根據蘭姆姊弟改寫的《莎士比亞故事集》的中譯本，題名《海外奇譚》，譯者未署名，這本注明英國索士比亞著的「戲本小說」，只選譯了原作的10個故事。1956年7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則出版了蕭乾的《莎士比亞故事集》，次年重印時改名為《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

⁶ 見《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6月5日。

⁷ （英）沙士比（Shakespeare）著，林紓、魏易譯，《神怪小說 吟邊燕語 第一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1915年復有北京：商務印書館版。及（英）蘭姆（M.Lamb），（英）蘭姆（C.Lamb）著；林紓、魏易譯《吟邊燕語》（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另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 域外文學譯文卷》卷二為《吟邊燕語》，重新標斷，亦便於參考。以下引文依據1915年版本，不另注出處，僅注頁碼。

為。殆上擗天怒。奈何父骨未寒。遂忘身事仇。以貽死父之羞。……然克老丟見太子益憾。乃佯撫之曰爾二人均號勇士。明日當以藝相角。乃以利匕首淬藥授來梯司。令乘間刺之。

屆日。王備獎物至夥。陳之庭中。太子執鈍刀與格。格時來梯司佯卻。王偽悅稱太子勝。已而來梯司突出藥刀中太子。太子怒。奪而猛刺。來梯司僵。先是王患來梯司弗勝太子。隱儲鴆酒一。勞太子。然未示旨王后。后渴遽飲之。立斃。太子見狀甚疑。來梯司僵臥血中。呼曰是謀王授我者。然太子亦無幸。為時俄頃耳。因極口詈王。遂死。太子知身死。仇且莫復。遂挺其傳毒未盡之刀刺王腹。王僵。太子亦垂斃。衛士霍雷旭大悲。欲殉太子。（《吟邊燕語·鬼詔》，頁 69-70）

觀潮〈丹麥太子〉作：

后罵曰爾於宮中行戮大臣耶？」太子曰濫殺固矣。然與自弒其夫。下嫁其夫弟者。比例差幾何乎！語出知過妄。復變其詞。以為母后所為。實擗天怒。奈何父骨未寒。遂忘身事仇。以貽死父之咎。……然克老丟見太子益憾。乃佯撫之曰二人均勇士。明日當以藝相角。陰以利匕首淬藥授萊梯斯。令乘間刺之。

又恐太子勝。隱貯鴆酒以勞焉。屆日。即於庭中格。格時萊梯斯佯卻。王偽悅。稱太子能。少選太子誤中藥刀。怒奪而猛刺。萊梯斯僵。王欲以酒勞之。后渴遽飲。立斃。太子甚疑。萊梯斯僵臥血中。呼曰是謀王授我者。然太子命亦俄頃耳。詈王不休。遂死。太子哭曰「仇且莫復。而身欲死。將何面目見吾先君於九京乎」頓挺其藥刀刺王腹。王立僵。太子亦垂斃。衛士霍雷旭見太子垂斃。欲殉焉。（《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6月5日5版）

畫線處是相異處，其中文字相同者不少，以行文脈絡及文字之雷同觀之，「觀潮」宜閱讀過林紓之譯文，而且很可能就是《吟邊燕語》的版本。〈丹麥太子〉一文屢為研究者援用，以為是台灣傳統文人所進行的世界文學翻譯，殊不知原

作幾乎襲自林紓所譯《吟邊燕語·鬼詔》，改寫較少，不僅此也，論者復闡述〈陸子鴻〉一文，但此文是林紓創作的短篇小說，置之台灣傳統文人對名篇所進行之襲仿，亦有所不妥。

（二）〈稜鏡〉與〈醫諧〉

〈丹麥太子〉刊登七天之後，緊接著刊登了少潮的〈稜鏡〉（1906年6月12日），這一篇除了《吟邊燕語·醫諧》（A11's Wel That Ends Well，今譯為〈終成眷屬〉）又加上《聊齋誌異·葉生》一文而成，亦即前部分同於〈醫諧〉，而後半有所改異。〈醫諧〉取材於喬萬尼·薄伽丘的《十日談》（The Decameron）。故事敘說名醫的女兒海冷娜，在父親去世後，一直由羅西昂伯爵夫人任監護人。後來，她愛上了伯爵夫人的兒子貝脫蘭。但海冷娜身分卑微，婚戀無望，適逢國王患病，許下諾言，誰能治好他的病就給予重賞。於是海冷娜呈獻了藥方，治癒國王，讓國王下令貝脫蘭娶她為妻。剛舉辦完婚禮，貝脫蘭就攜帶隨從帕洛去義大利參戰。他寫了一封信給海冷娜，說若她想讓他接受她為妻，就必須獲得他手上的一枚戒指，並懷上他的孩子，他認為她是無法辦到的。海冷娜遂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朝聖者，去了弗羅梭薩。她想在那裡找到貝脫蘭，不然就去當修女。恰巧她寄宿在貝脫蘭寄宿的一個寡婦人家，並同寡婦的女兒達安那交了朋友。其時，貝脫蘭正想引誘達安那，而達安那也假裝允諾，暗地裡讓海冷娜替代她與貝脫蘭上床，取了他手上的戒指⁸。作品闡述了愛情的力量最終戰勝了貴族階級的偏見，愚昧，狂妄、傲慢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敵意和冷漠，也肯定了女主人公海冷娜對愛情執著追求的精神，並且在客觀意義上批判和否定了封

⁸ 在《莎士比亞故事集》裡涉及最多的就是兩性關係，包括戀愛與婚姻，而這一系列的以婚戀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兩性關係中都貫穿了西方的契約精神。其中的〈環證〉、〈醫諧〉、〈婚詭〉、〈肉券〉等篇，特別強調了戒指這個物件。「戒指見證了一段段的感情，並在這些關係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醫諧》——《終成眷屬》中，海麗娜最終得到了勃特拉姆的戒指，最終得到了勃特拉姆的愛。在這裡，戒指就象徵著丈夫對妻子的愛，且看林紓的譯文：『爾能得吾所禦戒指者，夫我。若不得者，終身不復相見。』對於海麗娜而言，能否得到丈夫的戒指意味著她能否得到丈夫的愛。海麗娜是勇敢的，她不願與勃特拉姆的巨大身分差距，努力的想要得到勃特拉姆的愛情，想要成為他的妻子，最後，她用自己的才智得到了丈夫的戒指，也用自己的才智使自己的丈夫真正的愛上自己，在得到戒指的時候也得到了丈夫的心。」見鄭鈺〈愛情與契約：重讀林紓的譯作《吟邊燕語》〉，《語文學刊》（2006年5期），頁69。

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和門第觀念。〈稜鏡〉的情節與此近似，但作者少潮挪用了傳統小說亡女離魂追隨的情節，小說最後道出其實稜鏡早已亡故。〈稜鏡〉一文前面敘述稜鏡治癒王之疾，得嫁里若汗，但里若汗冰霜待之：

王以稚女何學。不易奏效。斥其藥弗飲。稜鏡矢之曰。藥進二日。若弗瘳也者。願棄市。王信而飲之。越兩日。病若失。王喜、則所欲。稜鏡對曰無他求。請於貴胄中擇一快婿。於願足矣。……令稜鏡自擇。女以儷里汗若。請王許焉。汗若奏曰。此非臣夙願也。彼出身寒細。又寄食臣家。是焉可耦。稜鏡曰婢子此行。專為干療疾。疾瘳。國之福也。公子既見怫。何事再請。行歸矣。王怒令即日成禮。然禮具。而床第間冷若冰霜。越日公子乞假出遊。謂稜鏡曰。今大陸多事。於當遊歷海外。爾能且歸侍吾老母乎。稜鏡曰：自審非分。不敢耦君。惟乞君家咫尺地。……晨夕得仰老夫人顏色。或不為君累乎。里若汗唾棄已深。漠不為動。慨然遂行。稜鏡遂快快歸。……忽公子書至。老夫人剖緘觀之。詞多決絕。令人心碎。……款款語恩愛。里若汗大悅。神傾焉。先是稜鏡在里若汗家沈默寡歡。復不喜修飾。故里若汗置弗顧。今則談吐談諧。多方獻媚。里若汗以謂人間無其匹也。……里若汗曰。昨夜相見者其汝也耶。果爾。則吾五體投地矣。（《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6月12日7版）

以之比對《吟邊燕語·醫諧》此處文字：

皇以為稚女何學。乃處方見療。且出自薦。必無驗。斥其藥弗飲。海冷娜乃自矢。藥進二日弗瘳者。願棄市；此藥得驗。無他求。但請於貴胄中得婿於願斯足。皇進藥二日。病若央。大聚勳戚子弟未娶者。令海冷娜自擇。女請儷貝脫蘭。復與之言曰：女非敢偶公子。自願能處卵翼之下足矣。法皇遂命貝脫蘭曰：汝夫其人。貝脫蘭曰：此非臣夙願也。彼出身寒細。又寄食臣家。是焉可偶。海冷娜應王曰：婢子此來本為皇帝療疾。疾瘳。國之幸也。見公子既見怫。婢子何事再請。行歸矣。法皇怒。令即日成禮。然禮具。而海冷娜夫婦冷於冰雪。蓋心不見屬。形偶

不為昵也。貝脫蘭既娶。乞假于皇帝出遊。語其妻曰：此舉殊乖我意。我今將翱翔於宇內。爾且歸侍吾老母乎。海冷娜曰：知之。顧我之求屬君家。自審非分。然得乞君家咫尺地。用為婢子。擁帚自效。晨夕仰老夫人顏色。或不為公子累乎。貝脫蘭唾棄已深。漠不為動。慨然竟行。亦不留一溫慰之語。於是海冷娜鞅鞅歸。甫至家。得貝脫蘭書。書詞決絕。讀之心碎。……款款語恩愛。貝脫蘭大悅。立誓娶之。初海冷娜之居貝脫蘭家也。沈默寡言說。復不假修飾。故貝脫蘭弗悅。今則妙其音吐。多方以媚貝脫蘭。貝脫蘭謂天仙化人也。……貝脫蘭曰：夜中相見者即爾耶。果爾。吾五體投地矣。（《吟邊燕語·醫諧》，頁 53-56）

除了改易人名「海冷娜」為「稜鏡」、「貝脫蘭」為「里若汗」外，二者幾近雷同。然則〈稜鏡〉結尾大大易動了〈醫諧〉原喜劇之結尾，而改以鬼怪之描寫，造成一種亦真亦幻、撲朔迷離的境界，把主人公淒涼悲慘的心情渲染到極致。而這一結尾，實際受《聊齋誌異·葉生》⁹一文的影響，該文主要描寫文章詞賦冠絕當時，然而屢困於名場的秀才葉生，在飲恨而終之後，竟隨對他有知遇之恩的縣令遠去關東，於三四年間教其子弟高中進士，自己也中了舉人，實現了他「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的願望。然後才魂歸故里，便在自己靈柩前面撲地而滅。〈葉生〉文末云：

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行將卜窆窆，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之，憮然惆悵，逡巡入室，見靈柩撲地而滅。（《聊齋誌異·葉生》，頁 77。）

〈稜鏡〉沿用其情節及文字，此處寫著：

老夫人謂曰。賢媳已作泉下人矣。所以淹留爾柩者。以吾兒遠行未歸。今吾兒已歸。行將卜窆窆。勿作怪異嚇生人。稜鏡聞言。憮然惆悵。逡巡入室。見靈柩撲地而滅。（《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6月12日7版）

⁹ 以下用（清）蒲松齡著、馬瑞芳重校評批，《聊齋誌異》（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以下引文不另注出處，僅注頁碼。

葉妻駭走驚呼見鬼，葉生逡巡入室，見靈柩依然，才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已死的遊魂，絕望之餘，頓時撲地而滅。這類靈魂離合的幻想，是對價值顛倒的人間世界無法宣洩的怨恨，而借鬼域世界以泣血痛陳。而〈稜鏡〉則是滲透著不可彌合的精神創傷，彰顯了愛戀至死不移的驚心動魄。雖則千奇百怪、撲朔迷離，但卻深刻象喻了對現實社會美醜、善惡、勢利等一系列價值標準的批評，也是一種洋溢著民間之氣，散發著濃郁民間趣味的訊息。

（三）〈玉蟾〉與〈林集〉

少潮〈玉蟾〉（續）刊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7月1日第五版，目前雖缺6月30日第一回，但從續回的內容考察，得悉亦是《吟邊燕語·林集》（今譯〈皆大歡喜〉）的改寫，〈林集〉以羅西林與奧蘭度的愛情故事為主線。羅西林是被放逐的公爵千金，與受到長兄奧列佛虐待的奧蘭度相愛。羅西林不久也受到她篡位叔父弗萊德里克的放逐，於是女扮男裝逃亡到亞登森林，而奧蘭度因逃避奧列佛的迫害也逃到那裡。他的心中充滿了對羅西林的愛情，在森林的各個地方張貼著歌頌羅西林的詩篇。後來兩人不期而遇，但奧蘭度因羅西林的喬裝改扮而不知道她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情人，羅西林就趁機巧妙地試探他對自己的愛是否真誠。而弗萊德里克命令奧列佛不管死活都要把奧蘭度找回來，他被迫來到了亞登森林，就在他疲憊不堪，睡倒在地時，毒蛇猛獅向他逼近，在這萬分危急的關頭，奧蘭度用高貴的仁愛克服了私怨，奮不顧身地與猛獅搏鬥，救了奧列佛的命，自己卻受了傷，奧列佛因此幡然悔改。劇本除了謳歌美好的愛情，還讚美羅西林與堂妹莉西亞、奧蘭度與老僕亞當之間真摯的情誼。少潮〈玉蟾〉（續）如此描寫二人林中相遇情景，文云：

行次見樹幹中。劍鋒所刊。有小詩。題曰寄懷吳焦綠。大駭。以為深箬之中。何由有人。其人何由知我。而懷我。正夷猶間。見一牧豎至。與生相見問名。生因念此牧豎。何以酷肖吾玉蟾。乃進而與語。牧童因語生曰。此地清肅嚴淨。胡來一相思之風漢。遍刊吾樹。懷其所歡。吾若能觀其人者。必有警語。可療心疾。生驚曰。吾則其人也。未知懷我者

何人。君胡不見告。牧童曰。殆亦君所懷之人耳。君辱臨草廬。吾能曲描懷君者。狀態嚮君。君見吾狀。或者足以代之。已君相思。生知見嘲。然念玉蟾切。即造其廬。牧童曲狀婦人語以媚之。然生終不之親。棖觸於懷。(《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1日)

《吟邊燕語·林集》原文作：

羅西林一日出行。見樹幹中劍鋒所刊。有小詩。詩美羅西林也。大駭。以為深箐之中。何由有人。其人又何由知我而稱我。正夷猶間。見奧蘭度至。項上尚露其所賜之金鎖。奧蘭度相見問名。但知為葛尼默。不悟即羅西林之偽名。因念此牧童何以酷肖羅西林。乃進而與語。

羅西林舉止亦矯偽如男子。以眩其視。因語奧蘭度曰：「此地清肅嚴淨。胡來一相思之風漢。遍刊吾樹。懷其所歡。何也？吾若能覩其人者。必有警語。足以療其心疾。」奧蘭度驚曰。吾則其人也。君胡不見告。葛尼默曰。吾術亦僅耳。爾但朝朝至吾廬。吾曲描羅西林情態嚮爾。爾見吾狀。當足以代羅西林。並以已爾之相思。不亦得乎。奧蘭度知其見調也。然念羅西林切。即復日造其廬。葛尼默因曲狀婦人言語。以媚奧蘭度。然奧蘭度終以不親羅西林為恨。思且不已。(《吟邊燕語·林集》，頁90-91)

畫線之處是二者相異處，男主人公「奧蘭度」以「君」取代，「羅西林」改為「玉蟬」，其餘行文脈絡及文字相當一致，如同〈丹麥太子〉一文。值得注意的是〈玉蟾〉一文後半部並不承自〈林集〉，玉蟾自述「妾實為君妻」，因蹈海為漁夫所得，復為海盜所劫，鬻為尚書侍女，欲強聘之，遂矯偽男裝，亡歸，為人牧牛。後二人偕歸，生不久捷報南宮，返家時，玉蟾則於前一日已逝，生自此網網若狂，年餘不言笑。然而這部分實亦轉接他書而來，是出自於王韜〈花國劇談〉，王韜在眾花裡曾述及蓮真其人云：「比生得志旋里，而姬已於兩月前逝矣。……生祭諸其墓曰。王伯輿為情而死，我寧從卿於地下耳」¹⁰。而〈玉

¹⁰ 見周光培編《清代筆記小說第12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及李保民、胡建強、龍聿生主編《明清娛情小品擷珍》(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頁1192。另清宣瘦梅所著文言小說《夜雨秋燈錄》亦有「記瘦腰生眷粵妓蓮真事」，文云「杜門謝客，以

蟾〉文則云「生如命至。而玉蟾於前一日已逝。……生聞而暈。……呼曰。王伯輿為情而死。吾寧從吾妻於地下矣。」一一比對原文後，明顯可見少潮〈玉蟾〉一文至少結合了〈林集〉、〈花國劇談〉二文，有趣的是這兩篇小說一為莎士比亞戲劇譯寫的故事，一為王韜的文言小說，東西方的文學作品在此作了融合改編，由原先的皆大歡喜的喜劇結尾，一改而為陰陽兩隔的愛情悲劇。

綜合以上所述，少潮〈稜鏡〉、〈玉蟾〉兩篇確實是根據林紓、魏易翻譯的《吟邊燕語》改編，再加上中國古典文言小說：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及王韜的《花國劇談》，予以轉化改編，由喜劇一轉而為悲劇，呈現似真似幻、迷離倘恍的境界。從6月5日至7月1日，不到一個月時間，有三篇作品與《吟邊燕語》版本如此雷同，想必是出自同一改寫者，因此觀潮與少潮極可能即是同一人。

三、耐儂的四篇作品：〈翠微〉、〈魔妻〉、〈小紫〉、〈神女〉

耐儂有四篇作品：〈翠微〉、〈魔妻〉、〈小紫〉、〈神女〉，各篇首回日期分別是明治43年（1910）2月10日、3月9日、3月15日、3月24日，中間還有〈長齋女〉、〈海量翁〉、〈殺虎腹讎〉、〈恨海緣〉，可能亦是轉載或改寫之作，但無證據，略此不論。此處僅查得〈翠微〉、〈魔妻〉、〈小紫〉三篇相關資料，〈神女〉一篇應是自撰，但筆者閱讀有限，無法肯定其受影響之淵源，只能判斷作者受《聊齋》及類似《天方夜譚》、《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影響，《聊齋》有〈神女〉篇目，但內容敘述上天的神女同情米生的不幸遭遇，對米生百般關懷，嫁至米生家後，並無異常人，「又最賢，事嫂如姑」，表現了一位眾多男子所嚮往的完美女性形象，也傳達男人實際的現實理想。耐儂〈神女〉則寫工匠以勤儉致富，兒子繼基自恃父所遺財產不虞匱乏，幸而有賢母，以智慧感化其浪行。其間為巫友所陷，將之變馬圖售，吃盡苦頭，幸得神女救善鋤惡，恢復其原形，並為繼基及自己復了仇。繼基之母及神女兩位女性的智慧、堅毅在小說得到肯定，

待生歸。今秋，生援例得半通黃綬，兩翅烏紗歸里，而姬於兩月前已逝。白頭未遂，紅粉已埋。生曰：黃伯輿為情而死，我甯從卿於地下矣。……為從人灌救，方蘇。」（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264。殆類此故事情節頗為流傳。「黃伯輿」宜是筆誤，王伯輿典出《世說新語·任誕》。

著者不禁感嘆：「烏可以女子目之乎」。其題材既現實又魔幻，確實題材相當特殊，著者自己亦說「此非可作尋常說部觀也。」此外，少潮、耐儂作品有《聊齋》影子，題目〈神女〉受到啟發是有其可能。以下討論另三篇小說。

（一）〈翠微〉

從〈翠微〉、〈神女〉內容觀之，二篇應亦是改寫之作，尤其是〈翠微〉與〈稜鏡〉（1906年6月12日）結尾皆相同描寫，魂歸所思，直到返家才揭曉人早已逝，佳人聞言遂撲地而滅的敘述。〈翠微〉是這麼描寫：「見翠微同車。母嚇曰。是兒福薄。當安爾命。奈何化厲鬼以驚人。爾之木主猶在。爾其歸之。生不知頭緒。回顧翠微。行色沮喪。下車更入。至中堂而滅。衣裳依舊。生驚疑不定。母以翠微經死年餘告生。生哭倒於地。為從人灌救方醒。而淚流滿面不能止。母及從人皆殷慰。生曰王伯輿為情而死，吾甯從卿於地下矣。言畢又絕。半時許乃甦。生殆深於情者。」「王伯輿」在此處又再次出現，距上篇〈玉蟾〉（1906年7月1日）大約已時隔三年多，改寫者耐儂沒想到要避開相同手法及類似文句，以致署名少潮之作（玉蟾）與署名耐儂之作（翠微），無意間二作結局竟近似，二人同一命運。而這其中關鍵處即是作者少潮、耐儂本同一人，其人對王伯輿為情而死，特別心有戚戚焉吧！至於耐儂與改寫王韜之作的「儀」的關係，究又如何？〈翠微〉此篇亦深具淞北玉鮎生（即王韜）〈花國劇談〉之影子：

向壁間抱琴下，斂容撫之，極目送手揮之妙。彈未半，忽為變徵之音，淒淒切切，如泣如訴。生聽之，不覺淚下，所彈蓋胡笳十八拍也。若濤因罷彈問生曰亦能此乎？何所感之深耶？生曰：卿以此自寓淪落之感，僕亦同此情者，入耳警心，能不悲從中來？若濤聞言，默然久之，謂生曰試更為君彈一曲可乎？於是重理舊弦，別翻新調。生傾聽之餘，愈加感歎曰：伯牙鍾期，千載難遇。卿彈此高山流水之操，而以知音許我，初何敢當。然如卿者，未始非青樓中之伯牙也。若濤至是始有喜色，與生翦燭窗前，娓娓談家事。……自識生後，見生舉止大方，於溫柔鄉中

頗能體貼入微，擬為終身之托。一日疾作，生往視，詢症之所由來。若濤具以告，詞氣之間，隱露生死相依意。生感其情曰卿之心事，僕固知之，但僕堂有老母，尚須稟命，室有糟糠，恐難見容，是以躊躇耳。若濤曰小星之列，妾固甘之，宜急作書稟命慈闈，妾實不能久居此火坑中也。言已，淚簌簌下。生亦相向泫然。後卒梗於慈命，並促生歸，生持書示若濤泣曰白頭之約，期以來生。若濤不覺失聲哭曰命也如斯，夫復何言，自此以往，妾亦無意人世矣。遂絕粒。生慰藉再三，始強進粥糜，然病根自此深矣。會生母催歸符又至，不得已束裝南旋。若濤送生至垂虹橋畔，問生再來期。生答以來年春初。（《明清娛情小品擷珍·花國劇談》，頁1190）

與翠微、周生故事內容幾乎雷同，所異者只是用不同文字陳述。直到結尾，又與〈花國劇談〉另一名妓蓮貞故事的文字近似：「杜門謝客，以待生歸。比生得志旋里，而姬已於兩月前逝矣。白頭未遂，紅粉先埋。生祭諸其墓曰：王伯輿為情而死，我甯從卿於地下耳。」而這一段文字又與前述少潮〈玉蟾〉結尾幾乎相同。甚至少潮〈雙喜〉結尾，寫雙喜恐周家無後，千方百計為周求佳麗，最後甚至「陰為物色良家女。不由周命。強娶以歸。」雖然周「堅臥喜室」，雙喜仍密與妾謀，最後終得策¹¹。這一段與王韜〈胡瓊華〉亦有相仿之處：「瓊華時教女以長生久視之術。吐納煉養之法。雖在閨中。不與生見。女欲使瓊華歸生。則可常相聚首。乃與生謀。令生偽作遠行。束裝就道。女遂留瓊華宿。醉以醇醪。暗中拔趙幟易漢幟。瓊華醉甚。軟人四肢。羅襦甫解。熱香四流。生擁之而眠。倍極繾綣。天明酒醒。始知墮計。」雖然二作之男性態度一消極被動，一主動積極，情節稍異，但皆是大婦施巧計謀，使夫婿得享齊人之福，表現了文人心中的潛在欲想。另外，〈雙喜〉一文也呈現了作者少潮對蒲松齡《聊齋誌異》的熟悉，除前述提及〈葉生〉一篇外，雙喜對周生說：「妾閱人多矣。」

¹¹ 〈雙喜〉為小說女主角名字，身為妓女的雙喜為周少瀾吃盡苦頭，周少瀾感於其情義，二人結為夫婦，少瀾對面目已毀，醜陋不堪，又無法生育的雙喜，依舊不離不棄。此作表現了男女雙方的有情有義，雙喜不以周少瀾財盡而交疏，甚且受盡苦難，周少瀾亦不因雙喜鼻目凹陷、無法生育而拋棄雙喜，因此作者少潮借憐儂語曰：「故錄之以為悍妒薄倖者戒。」表達了作者少潮對感情、婚姻之態度，「悍妒」、「薄倖」者宜以此為戒。

未有如君之溫雅者」¹²。可能亦是從〈聶小倩〉一篇而來。少潮〈玉蟾〉（1906年7月1日）與儀〈顛到鴛鴦〉（1907年11月7日）寫逢妻子情景亦相似，〈玉蟾〉寫「生因念此牧豎，何以酷肖吾玉蟾。」〈顛倒鴛鴦〉的寫法是：「酷似其妻。因念何以至此。」〈顛到鴛鴦〉原王韜〈鵲紅女史〉一篇，改易極少。潮、耐儂、儀三者作品之層疊糾葛如上所述，至此前言所論有關作者李漢如、羅秀惠的考辨問題似又糾纏不清¹³。

（二）〈魔妻〉

〈魔妻〉題材極特殊，情節離奇，構思精妙。魔妻為魔夫強為夫婦，魔夫恐妻子外遇，置匣貯之，一日行於千里沙漠，休息之際，脫蓋呼出，夫因涼風舒爽，頃刻即鼻息如濤聲，魔妻仰視之際，發現隱匿亂枝濃葉中的探險者亞菲利，逼迫與之親狎。雖然〈魔妻〉中置匣以貯的情節，或可溯及佛經〈梵志吐壺〉或晉荀氏《靈鬼志》中的〈外國道人〉、吳均《續齊諧志》中的〈陽羨書生〉¹⁴，但此篇人物為西方冒險家，男女二人所居空間分別與樹、盒子有關，樹之存在本就象徵著自由勃發之生命力，而女人長期被關密在魔夫的盒子裡，情感生命都不得舒暢，因而一旦被開啟釋放，女人的情慾才獲得宣洩，小說並無貶抑魔妻（女性）之意。據此觀之，此篇題材不僅有沿襲也有創新，因而為《申報》所轉載。《臺灣日日新報》刊〈魔妻〉時間是1910年3月，《申報》刊出時間是1910年6月20日，標「短篇小說」，但未題撰者，在6月26日〈魔妻〉又為《圖畫日報》¹⁵轉載。易言之，〈魔妻〉文本的流動，應是《臺灣日日新報》→

¹² 雖然語出《左傳》文姜云：「妾聞人多矣，未有如公子者。」但從其他篇對聊齋之引用，少潮可能是熟讀聊齋聶小倩一篇所受到的影響。如閱讀《黃旺成先生日記》可知1914年至1917年時有再次閱讀《聊齋誌異》的紀錄，可見當時傳統文人對此書之熟悉。

¹³ 作者如是分別不同的二人，何以二人改寫手法都挪用了王韜的作品？而在幾近原文搬動的情形下，對此毫無忌諱？不過，「儀」之作大都襲自王韜，轉化較少，且數量篇幅極多，而少潮、耐儂之作較多改寫及可能全是自撰之作，因此筆者仍暫視為二人。

¹⁴ 相關敘事可參丁敏〈佛經《梵志吐壺》故事基型的演變：秘密情人的空間敘事〉，收於《中國佛教文學的古典與現代：主題與敘事》（長沙：岳麓書社，2007），頁120-132。

¹⁵ 該報是上海環球社印行的一份頗具代表性的刊物，1909年8月面世，每日一刊，共出版了404期，至1910年8月停刊。每期固定12頁，設有十二個欄目，初創時的欄目大多與時事新聞和社會問題有關，十分貼近時代，並兼及文藝小說。其中大陸之景物、社會小說《續繁華夢》、新智識之雜貨店、埠新聞畫、本埠新聞畫等幾個欄目貫徹始終，營業

《申報》→《圖畫日報》。《申報》做為當時頗具影響力的大報，對於轉載其他報刊之作較少，如經過原報刊同意，通常是原題、原文、原作者同時出現，若私自轉載或將作品改頭換面，或乾脆不署小說作者的姓名或以「選」（選稿、選譯）蒙混過去，〈魔妻〉應該不是耐儂一稿兩投，因《申報》刊出時並未交代作者。《申報》刊〈魔妻〉時間較晚而文字卻與《臺灣日日新報》的〈魔妻〉一模一樣，而且不署作者姓名，因此推論《申報》所刊〈魔妻〉是一篇轉載的小說，可能是從《臺灣日日新報》而來，當時報社各種新聞、藝文的來源極多，《申報》自然也是參考了極多報刊，以掌握各類各式的報導。如果回到藝文的刊載情形觀之，其時《臺灣日日新報》轉載了更多《申報》的作品，當然還有其他各報如《泰東日報》、《滿洲報》、《盛京時報》上的作品，凡是不署作者的作品，通常即是私自轉載¹⁶，這種報刊作品流動情況，是一種常態，只是《臺灣日日新報》轉載之量極多，與轉載其他報刊的小說相比，其實《申報》上的小說被轉載的情況為數眾多。比如，《圖畫日報》轉載《申報》小說〈博徒恨〉、〈煙箋壯士〉，因此〈魔妻〉可能是從《申報》轉載的。轉載小說與小說被轉載，無疑是當時海內外報刊彼此發生聯繫的一種形式，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小說作品也通過這樣的形式流通，在民眾中獲得了更為廣泛的傳播，擴大了近代小說的影響。

對於兩地作品刊載情況，筆者再舉若干例說明，以加強前述說詞。一種是中國文人的投稿，如《臺灣日日新報》的《知事賦（以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為韻）》¹⁷，題目下方特別交代是「支那人縮天稿」，可知是從大陸郵寄到台灣的

寫真（即三百六十行）欄目一直出至 228 期，後為三十年來伶界之拿手戲替代。後期新闢而連續刊印時間較長的欄目有：庚子國恥紀念畫、上海曲院之現象、鴉片煙毒之現象、俗語畫、一筆劃、毛筆劃等。主要畫師有孫蘭蓀、張樹培（松雲）、劉純、泳霓、朱承魁、童愛樓、伯良、秉鋒、韞方女史等，主要撰稿人李涵秋、李伯元、孫玉聲、蔣景緘都是當時頗具名氣的文人。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重印《圖畫日報》撰寫的前言，馮金牛著《書林札記》（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 234、235。今有環球社編輯部編，《圖畫日報 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¹⁶ 台灣學界迄今不清楚這種現象，因此各類論文及編纂的作品集，時常誤視為台灣作家的作品，展開的延伸論述因而錯誤連篇或者過度引伸或者選集誤收之例，這種情形如吳福助主編《日治時期臺灣小說彙編》（46 冊）及黃美娥主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誤收冰心女士的〈是誰斷送了你〉、俞采子女士的〈短篇小說 伊們的衣裳〉、天麗〈還童術〉等。而需留意的是，儘管台灣報刊曾轉載《泰東日報》、《滿洲報》、《盛京時報》的小說，但這些報刊也一樣從別處轉載作品，所以有時很難確指轉載自哪一份報刊。

¹⁷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3 年（1914）7 月 6 日，日刊 43 版。

稿子，當時《臺灣日日新報》時有日本、大陸、新加坡等地的投稿¹⁸，比較值得留意的是《知事賦》這篇稿子先投《臺灣日日新報》，翌年（1915年）才又投《滑稽時報》第三期（頁7-9），由於《臺灣日日新報》多處字跡漫漶不清，藉由《滑稽時報》得以完整校正模糊之處。嘉德¹⁹〈蕭伯納情書〉（又作《蕭伯納和愛蘭黛麗通信選集》）亦是先投稿《風月報》，自1937年11月起連載，之後又做了修訂再結集成書，在1938年由上海西風出版社出版，時間晚了半年。其次是私下轉載，尤其是自《申報》轉載，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夕刊》轉載過兩則與「花會害人」相關之文，一是〈殺兒祈夢記〉，原刊1927年3月25日《申報·自由談》，一個多月後轉載，題作〈殺兒祈夢〉²⁰。第二則〈鬼婚〉原刊1927年11月20日《申報》，亦是一個多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夕刊》予以轉載，題作〈小說 鬼婚不可背〉²¹。《三六九小報》第309號（1933年7月23日）刊天恨〈瘋人的損失〉，實則此篇原登《申報》1929年8月31日第六張。〈某學究〉原刊同治11年（1872）6月10日的《申報》，《三六九小報》第258號改寫刊載。《風月》刊〈建築源流拾遺〉，此篇實《申報·自由談》所登，作者李文華。《風月》第10號的〈文字與遊戲〉，亦原《申報·自由談》（1935年5月10日），作者稜磨。

因此，台灣報刊雜誌亦是從《申報》轉載的多，《申報》轉載台灣的少，〈魔妻〉為《申報》轉載，可說是相當特殊的情形，亦說明了此篇題材之特殊吸引人，因此《圖畫日報》在《申報》刊出短短數天即又轉載，因其日報的「圖畫」性質，所以〈魔妻〉刊登時，尚有繪圖，分五回刊出，從第306號至310號，

¹⁸ 新嘉坡劍庵主人稿《戒吃鴉片賦 並序》、《慶賀豐美汽船開輪賦並序》。

¹⁹ 嘉德即黃嘉德，筆名藍萍心、默然。1931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系，後長期在母校任教。1947年赴美留學，次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建國後，任聖約翰大學、山東大學教授。他於1936年起與胞弟黃嘉音及林語堂創辦西風社，主編《西風》月刊、《西風》副刊、《西書精華》，並任《平論》半月刊發行人、《僑聲報》副刊《南風》主編。譯作有《蕭伯納傳》、《鄉村求愛》、《蕭伯納情書》、《流浪者自傳》、《生活的藝術》、《烏有鄉消息》，另有論文〈蕭伯納與現代戲劇〉等。可參〈黃嘉德自傳〉，巴金等著《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751-754。

²⁰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9706號，昭和2年（1927）5月7日，4版。《申報》此則〈殺兒祈夢記〉，可見江紹原《中國禮俗迷信》（天津：渤海灣出版社，1989），頁132、133。

²¹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9706號，昭和2年（1927）12月16日，4版。《申報》此則〈鬼婚〉，可見初旭、馬清福、許科甲等主編，《舊事重新聞——民國十大報文摘 申報（下）》（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頁67、68。

1910年6月26日至30日。除了第一回是第八頁，後四回皆是第十頁的版面。因資料難得，附上圖影以證所言不虛（見附錄圖三）。

圖上文字是：「探險者亞菲利。法人也。曾攜數月乾糧。入西印度深山窮谷之中。以探查其地理產物之有關係者。時當初秋。陽光方炎。蒸汽上騰。汗浹背流。熱不可耐。又適至沙漠之地。日之方中。平沙無垠。遠絕人跡。乃覓一大樹下。作休憩所。輕風嫋嫋。吹衣拂面。身倦神疲。暫入睡魔。復驚覺弗寧。恐為猛獸所得。仰觀上方。於亂枝濃葉中。似有可覓一枝作臥具者。乃攀而上。得一偃息處。遂仰臥其間。涼風微微。從樹下沖上。體為之爽。」及「方合眼時。聞有暗鳴聲隱隱。愈聞益近。精神畏縮。不敢就寢。起視四方。西北角距數十武有一物。略具人形。跳躍而來。遍體如墨。長約滿丈。口喃喃似自行歌得意者。亞菲利恚甚。再登數橫枝。擇其支幹之最濃葉者。屈而蔽體。恐為物所窺。不交睫間。而物已至樹下矣。周圍遍視。眼光如炬鼻息切迫。似聞有人氣者。幸樹葉森厚。無由窺見。斯時亞菲利之恐惶情狀。雖蹈虎尾。不足論也。全身毛管間洩出數升冷汗。牙齒不動自磨。螫屈不能伸縮。」比對圖影一、二回，可知二文文字悉同。而精工繪製的圖畫與小說文字兩相結合，可謂相得益彰，透過圖畫的勾勒與表達，讓讀者對小說中所描寫的內容一目了然且印象深刻。

（三）〈小紫〉

〈小紫〉刊登情形，一如〈魔妻〉，先刊《臺灣日日新報》，後收入《綠窗綺語》²²，從篇名到作者及內文幾乎完全相同，僅漏「勿頸交」之「勿」字，全文不分段，標點全句號等等，亦都完全相同，甚至刊出時亦署上作者是「耐儂」。此篇可能是耐儂李漢如之作，後為晚出的《綠窗綺語》收入，編纂者珠溪樞老

²² 〈小紫〉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3月15日5版。珠溪樞老編纂，《綠窗綺語》（上海：中華圖書館，1914），頁23-30。其中〈汝南生〉、〈伊密之〉、〈程奇生〉亦刊《臺灣日日新報》。選錄之篇章，其題材確實較特殊，如〈汝南生〉（1914年10月13日）裡善拳術的妻子梁氏苦勸流連花柳的丈夫不果，遂假扮強盜，設計讓丈夫認清妓女的虛情假意，使丈夫幡然悔悟。梁氏武勇賢慧的形象與膽小畏怯的弱男形成有趣的對比。能導丈夫於正途的女性，顯然為文人所注目。唯〈小紫〉、〈汝南生〉、〈伊密之〉、〈程奇生〉四篇皆曾刊《綠窗綺語》，筆者對此一現象仍存疑慮，似乎可能原刊上海小報，之後才被收入《綠窗綺語》，《臺灣日日新報》所刊可能是從上海小報而來。因未找到出處，謹暫置之不論。

在該書弁言云：「近時諸大文豪興會淋漓編輯書籍，日出不窮，惟是茶餘酒後可以資談助者，小說誠為利用品。顧坊間層見疊出，幾使閱者如遊山陰道上，目不暇給，而欲嘖嘖艷稱於人口，百讀不厭，莫如鈍根、天虛我生，兩君主任編輯遊戲雜誌暨禮拜六一書。……所以莊諧奇正，無一非妙語解頤，是書彷彿近之，共纂集三十三篇名，曰綠窗綺語，至於內容則艷情、哀情、寓言、神怪，無不備具，而描寫畢真，揣摩盡致，誠小說中之佳構也」²³。〈小紫〉被收錄，足見其題材之吸引人，語意新奇，感情深摯。其文圖影請見附錄圖四，文字如下：

張少君。閩中名下士也。謹飭自持。攻舉子業。弱冠不第。棄儒就賈。買棹（棹）江左。作什一之利。時適初秋。旅舍淒涼。覺無聊賴。鐘鳴九下。遂解衣就寢。忽中心養養。如有所失。復起穿衣。兀坐窗下。取日昨新購來日本柴東海所著佳人奇遇說部披閱。以破岑寂。神遊象外。想入空冥。冀有以似之者。正凝神間。忽聞窗外步踏聲急。解窗櫺窺之。見兩人舁一木箱疾奔。後一人持鍤隨。狀甚倉皇。張知有異。密尾其後而窺焉。至一荒僻地。銀河耿耿。玉露零零。數十武可相望。張恐為所覺。縋伏蓬草中。一人曰。棄此歸耳。又一人曰不可。吾等受命。必以瘞。違當嬰咎。從其言。穴地埋箱。覆土而後去。張聞之。疑箱中有珍物。欲探其究竟。循而就焉。以手爬沙。須臾箱露。蓋鎖鐵釘。以手擊之。怦然有聲。試以指插縫隙楔之。牢不可破。乃尋一石塊。力折其釘。啟而視之。有婦彊臥其中。姿容嫵媚。摩其胸。肺……。（《綠窗綺語》，頁 23-24）

該小說敘張少君無意中救了小紫，一位為大將軍的寵妾，不容於大婦，趁大將軍不在，計陷命人活埋。張生因之遠逃他鄉，落拓病重，巧遇小紫告知大將軍已赦並贈斤兩千，後來張生宮闈高中，在某次機緣下，救了大將軍。另外，小說中描寫了張生閒讀柴東海所著《佳人奇遇》²⁴，耐儂可能是受到梁啟超譯文的影響而知悉此書，這流露了梁啟超所譯的《佳人奇遇》的傳播情況，此作

²³ 〈綠窗綺語弁言〉，《綠窗綺語》，無頁碼。

²⁴ 較日後小野西洲在《臺南新報》、《臺灣時報》所譯的《佳人奇遇》若干回，時間更早，也是一則有趣的訊息。

在《清議報》連載時即引起極大反響，1901年由廣智書局出版單行本。從耐儂、少潮作品觀之，作者對中國的譯作相當熟悉，不僅閱讀了莎士比亞的戲劇故事集，也沉浸於日本柴東海的《佳人奇遇》，這些譯作給當時的中國社會帶來了極大的衝擊，也對台灣文學的創作借鑒起了一定的作用。

以下將回到「儀」、「拾夷」的關係，補述作者與轉載的現象。在1908年時已見「儀」的〈燕歸來〉、〈吳深秀〉、〈顛到鴛鴦〉以及1906年「拾夷」的〈活閻摩之裁判〉、〈易笄而冠〉，從筆名之發音觀察，「儀」、「夷」之音相近。雖無法實證是同一人，但從轉載改寫手法觀察〈活閻摩之裁判〉、〈易笄而冠〉二作，不免啟人疑竇，合理推測可能是同一位作者。兩篇取材自李慶辰《醉茶志怪》²⁵的〈劉玉廳〉（1906年5月16日）、〈愛哥〉（1906年6月23日），但一如《點石齋畫報》，此二文於《臺灣日日新報》刊出時是直接摘錄原文，僅作了極小的改變，如篇名〈劉玉廳〉改為〈活閻摩之裁判〉，起首「劉玉廳，閩人」改為「閩生渤海人」，而兩則故事僅取前半第一則，批判劣宰貪贓枉法，同時不錄文末「醉茶子曰」一段話。〈愛哥〉一篇易名為〈易笄而冠〉，原「杜翁，直隸人」²⁶改為「杜翁，龍州人」，「名愛哥」改為「名淑兒」，兩篇作品都冠上不知何許人也的筆名：「拾夷」。這兩篇作品改寫不多，但編選者獨具眼光，尤其〈愛哥〉一篇，堪稱文學史上佳作，題材的獨特，複雜的思想內涵使得本篇散發出熠熠光輝。愛哥本為富家女，父母盼兒，從小女扮男裝，形成驕縱不馴的性格。遣童代其入塾讀書，塾師多次隱忍，終難耐辭去。愛哥又賄賂考官，以他人代考。揮霍無度，殺雞數十，日以為常。終日遊蕩，與誣賴徒奢侈鬥富，爭逐酒食。顛倒雌雄，日惟放浪的「紈袴子弟」，出入教坊，調戲優伶。後娶御史之女，納優伶為「妾」，最終鑄成大錯，飲恨而終。愛哥是一個處境尷尬、性格複雜的悲劇人物。將男女錯位的複雜心理和行為予人深刻的印象，題材甚是特殊。〈劉玉廳〉則對女性貞節的社會輿論及女性命運的悲情和盤托出。文中一段對話極精彩：

²⁵（清）李慶辰著《醉茶志怪》（濟南：齊魯書社，2004）。

²⁶同上註，頁177。

馬氏數世單傳，其父母破產賄通。宰暗使人言於馬氏，云：「若婦能以奸自認，便可設法減等。」馬母勸陳氏，氏初不肯應，母言：「夫死婦寡，且又何益？」氏云：「婦人所爭者節，節不失，寡何害？」母泣云：「婦之節，虛名也，夫之死，實禍也。貪虛名而受實禍，其何以堪？不如認奸，則夫婦完聚，僧為舅抵，足無憾矣。」氏泣從其請。（李慶辰《醉茶志怪》，頁199。）

馬某因故意殺人待死，馬母希望兒媳陳氏自認與死者通姦，俾其子得以從輕量刑，陳氏不得不「污己自認」，親手摧毀自己所珍視的名節。未失節者尚且得面對外人的鄙夷排斥，無奈失身者所面對之輿論壓力之大，可以想見過半矣。

1907年又有一篇署名「蕉」的〈虛業學堂〉，原作者是包天笑，此文刊1906年8月26日，署名「笑」。《臺灣日日新報》於1907年5月8日刊出。包天笑在1906年應邀入《時報》擔任編輯，兼寫小說，此時所寫小說題材大半與新學生、新式學堂有關，揶揄新式物背後的舊習俗、舊人物，還有拋棄舊道德的新少年，〈虛業學堂〉為此類其中一篇²⁷。「蕉」是否即「蕉史氏」？就當時轉載時隨意署名的情形來看，作者很可能是漢文報的記者，甚至即羅秀惠其人。以下略微整理，以見各篇脈絡：

作者	篇名	相關出處
少潮	雙喜（1906.5.20）	《聊齋誌異·聶小倩》、 王韜〈胡瓊華〉
	稜鏡（1906.6.12）	《吟邊燕語·醫諧》、 《聊齋誌異·葉生》、
	玉蟾（1906.7.1）	《吟邊燕語·林集》、 《花國劇談》（記蓮真事）
觀潮	丹麥太子（1906.6.5）	《吟邊燕語·鬼詔》、
耐儂	翠微（1910.2.10）	《聊齋誌異·葉生》、 《花國劇談》（記蓮真事）
	魔妻（1910.3.9）	為《申報》、 《圖畫日報》轉載。

²⁷ 如〈新黃梁〉、〈五煙先生〉、〈愛國幼年會〉、〈新儒林之一斑〉等作。

	小紫 (1910.3.15)	為《綠窗綺語》轉載。
	神女 (1910.3.24)	不詳
儀	顛倒鴛鴦 (1908.11.7)	王韜〈鵲紅女史〉、
拾夷	活閻摩之裁判 (1906.5.16)	李慶辰《醉茶志怪》
	易筭而冠 (1906.6.23)	李慶辰《醉茶志怪》
蕉	虛業學堂 (1906.8.26)	包天笑〈虛業學堂〉

四、李漢如其人

少潮、觀潮、耐儂、儀、拾遺是誰？經過以上的耙梳，「少潮、觀潮、耐儂」應是李黃海漢如，至於「儀」、「蕉史」、「拾遺」與李漢如、羅秀惠關係尚無法完全確認，但筆者偏向於羅秀惠其人。李漢如即李黃海，一字耐儂，又署滄海，澎湖人。師事澎湖積學碩儒陳梅峰，能詩，是西瀛吟社員，與當時詩社文人頗有往來，是較早學習日語的傳統文人，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²⁸。可能畢業後回鄉，潘濟堂有〈送李漢如君旋梓〉之詩相贈²⁹。不久又赴台北，1905年4月9日蔡少春有〈送芸弟李君少潮赴臺北〉，後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有〈隨錄：紀俄烈女軼事〉、〈拿坡崙第一傳〉、〈隨錄：雞狐偶語雉為解紛〉諸作。1907年5月赴廈門，作〈將赴廈別臺北諸親友〉詩，主掌《全閩新日》報經理，該刊七月發刊，《臺灣日日新報》報載：「購讀者日有所開。僉謂如千年漆室。忽得一炬。」1909年9月底，李漢如「應周幼梅之聘，擬赴南洋四里抹為主報務，其志甚決 經具函請示于其雙親 如得俞允。」至1910年1月「與爪哇報館交涉。決定不日就道。人問其何故。必南游而後快。漢如曰余滿腔熱血。正恨無處可灑。」1920年《臺灣青年》〈發刊之辭〉云：「九年春。余東渡。……蓋余離臺灣已九年。」〈短笛腔篇（一）〉又云「壬戌之初。余來江戶。……值夏曆小除夕。友人林獻堂君。邀飲於其別墅。鄉人二時於輩。均與會。並為擊鉢吟以消客愁」³⁰。「九年春」是1920年，適逢留學生組織《臺灣青年》雜誌社

²⁸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24號登了「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作品，其一為李漢如詩〈日本男兒行・三月初三讀新聞有感〉，明治37年（1904）3月24日，頁9。

²⁹ 《臺灣教育會雜誌》26號，1904年5月25日，頁5。

³⁰ 先刊《臺灣青年》4卷2號，1922年2月15日，「漢文」頁10、11。復刊《臺灣》第三年2號，1922年5月，「漢文」頁28。

成立歡迎李氏於蒼芳樓，其時李漢如已離台九年，可能即是此年年底離開台灣（1910年尚欲籌辦《新學叢誌》），至1920年東渡日本³¹，而「壬戌」1922年時在江戶，與《臺灣青年》諸君多有往來，1923年有〈春夜旅臺中〉³²，1924年來稿已寫在「天津」³³。

其人思想傾向，可從以下幾件事觀知。1906年時與羅秀惠、洪以南、王慶忠、黃茂清、謝汝銓、古大旺、李逸濤、陳伯輿、日人伊藤政重創立「新學研究會」；址設艋舺布埔街（今台北市龍山區西昌街），舉伊藤政重為會長，羅秀惠為副會長。後因李漢如赴福建創辦「全閩報」而中斷；4年後（1910），李漢如重提舊議，乃更新組織，另置會址於台北南門外龍匣口莊（今和平西路2段），開始籌辦雜誌《新學叢誌》版式為20開版，約170頁，內容有政治、法律、經濟、哲學、文學、衛生等講座；另闢文藝欄，刊載詩歌小說，第一號之小說為「紅鬍子」³⁴。有耐儂詩話刊於《新學叢誌》³⁵。其新學叢誌「欲以高等國民教育。灌輸於我臺民。而使之自覺」³⁶。因觸當局之方策，被迫停刊。由於他有主編《新學叢誌》的經驗，《臺灣青年》雜誌社成立時，蔡惠如介紹他入社，並被舉為名譽會員，〈發刊之辭〉記此事。該文並批評殖民政政策及六三法荼毒台民。次年（1921）1月他在《臺灣青年》發表〈臺灣之沿革與臺灣人之可

³¹ 期間可能亦在中國經商，在1919年3月28日第1130號《政府公告》有一則「華通物產販運股份有限公司」資料，載明「李黃海住北京前紅井」。《政府公報》1919年1130期，無標示頁碼。1929年4月18日「鐵道部訓令」第709號，復有「鐵道部令飭嚴查商人李超持部照販運麻醉性藥品……並詢握該管內二區警署第十七派出所戶籍警譚金喜聲稱李超在本段呈報戶口時係書用李黃海之名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呈報遷赴上海」《鐵路公報津浦線》1929年21期，頁7、8。1918年6月23日《晨鐘報》有篇題為〈又有一中日合辦銀行〉的報導稱：「南洋華僑代表許又銘、李黃海二人向北洋政府申請，請援中華匯業銀行成案，聯合日商澤來太郎、佐佐木高等人在北京創辦中日合辦華僑實業銀。」見李玉著，《北洋政府時期企業制度結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622。

³² 《臺灣文藝叢誌》5卷7期（1923年7月25日），頁碼不詳。

³³ 《臺灣》第四年第四號刊登了李漢如徵詩首獎之詩作〈無題 用義山錦瑟詩韻〉，由林南強先生選定，讚語「俊語無雙佩服」。詩之署名即「天津 耐儂」，宜是投稿時已移居天津。1924年4月出版，「漢文」頁28。

³⁴ 1910年8月27日報導：「久經報道之伊藤政重氏發刊李漢如李聯璧主創之新學叢誌。近已發行。其內容以法律經濟為主。地理歷史衛生哲學及詞章小說次之。閱者能慎重熱心精細研究。則是書之公世。當大有裨益夫文明也。」

³⁵ 鄭喜夫著，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 第十一輯 民國連雅堂先生橫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78。

³⁶ 耐儂李漢如〈發刊之辭〉刊《臺灣青年》1卷1號（1920年7月），頁7。

敬》³⁷（署名李黃海），文中首先探討中國古籍中「台灣」名稱由來，指出台灣數百年來的移民史和被殖民的經歷，以及台灣人筭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困過程。文中感念鄭成功在台灣的建设，但指出清廷「治臺之官惡劣」，使得台灣人「因迫壓而生反動」，最後說道：「臺灣一島，三百年來，與諸國之間，極有關係，最初如荷蘭如西班牙，其後如中國如日本」。將中國與其他殖民國並列，與「臺灣一島」對立，可看出他看待清朝統治亦同其他荷西日等列強。

他與林獻堂、連橫、吳子瑜、王揖堂均甚相得³⁸，除了1910年之前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小說，亦擅長詩作，散見《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³⁹及其他刊物，如〈感時〉刊《新臺灣》，詩才不低，詩云：「枯骨驕天端白鳳，緊茵覆地偃烏龍……欲就麻姑買滄海，幾時伊水再流東。」後渡海從商，定居天津，1924年1月23日，自天津致書連橫云：「大編宏作，惠及遠人；垂愛綈袍，歡感無斃！藉悉起居，故興不淺。海島文獻，耑賴表揚；發前哲之幽芳，垂後人之典則。搜抉古今，兼收溲渤，徵及菲作，何異嗜痂！良亦醫師之良，故不棄竹頭木屑者矣。」又云：「弟離鄉久，鱗雁又疏；我臺親友新詩，恨未得見。幸吾兄薈而刊之，發揚潛幽，彙成卷帙，備後采風；人間野史，合議建亭。弟亦叨借隋珠未光，照見梓友佳什，何快如之！」⁴⁰後期是否還從事文學活動不詳，但與朋儔酬應仍有詩文往來。1936年7月12日陳紫亭有〈輓李漢如先生〉，謂其「澎島論才此一流」，末二句「五國公司終作罷，六旬甲子忽難留。」則其卒年當是1936年7月上旬，生年約1876年。

³⁷ 李黃海《臺灣之沿革與臺灣人之可敬》，《臺灣青年》2卷1號（1921年11月），頁4-8。

³⁸ 據《詩薈餘墨》9號載，1912年連橫在上海與李黃海時相起居。1914年又與李黃海同寓南柳，每取玉溪之章，以為改詩之樂。1922年連橫在東京逢李黃海，東遊雜詩有一首云：「萍蹤絮影太迷離，客路相逢看鬢絲。珍重春風貽蕩意，一杯毋負好花時。」即詠此。同前注，頁87、104、135。連橫復有〈秋日寄李耐儂北京〉、〈出都別耐儂〉等詩。

³⁹ 耐儂〈雨聲庵雅集：落櫻 限麻韻〉，刊《臺灣》第3年4號（1922年7月），「漢文」頁49。耐儂李漢如〈擬古贈臺灣青年諸君〉、漢如李黃海〈女兒花曲 並引〉，刊《臺灣》第3年5號（1922年8月），「漢文」頁49。

⁴⁰ 書函載《臺灣詩薈》五號，亦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編輯 506 臺灣詩乘 臺灣詩薈雜文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47、48。

五、結語

本來少潮、耐儂同一人，大抵從李漢如生平及詩歌吟詠署名，大可不必對此加以考辨，但本文藉考辨過程，納入觀潮及儀、拾遺的作品，方能較全面述說分析，並透過考辨的相比對，得以更清晰了解文本出處，及作者個人偏好，甚至是思想情感不自覺的流露。本文應用到的文本有少潮的〈雙喜〉、〈稜鏡〉、〈玉蟾〉，觀潮的〈丹麥太子〉，耐儂的〈翠微〉、〈魔妻〉、〈小紫〉、〈神女〉，儀的〈鵲紅女史〉及拾夷的〈活閻摩之裁判〉、〈易笄而冠〉。

由於一個月內連續刊出〈丹麥太子〉、〈稜鏡〉、〈玉蟾〉此三篇，且其出處皆與《吟邊燕語》有關，甚至文句多雷同，因此觀潮、少潮可能是同一作者。而少潮與耐儂是李黃海（漢如），其人對林紓譯作、王韜《花國劇談》、蒲松齡《聊齋誌異》應極為熟悉，作品屢見相似之文字。但少潮、耐儂之作又有些差異，少潮之作轉化較少，耐儂之作則題材特殊，較少沿襲，宜是經過三年多的琢磨練習，進步神速，因而〈魔妻〉、〈小紫〉不但不是轉載中國之作，反為中國《申報》、《圖畫日報》、《綠窗綺語》轉載，另一篇〈神女〉亦是佳作，惜未知是否有被轉載？從其小說表現來看，可謂三年有成。由於少潮、耐儂之作與「儀」之作在部分內容多有王韜形影，且有文字措辭相近者，如少潮〈玉蟾〉與儀〈顛到鴛鴦〉（1907年11月7日）寫途中遇逢妻子的情景，又如二人對妬婦者之不宜的想法，一如王韜，而非偏向林紓對悍婦、妒婦之別解⁴¹，二人確

⁴¹ 這裡有些複雜，王韜作品甚多處談到妬婦者之不宜。魯氏〈陸媚蘭〉改寫了王韜的〈悼紅仙史〉，魯氏刪去了王韜文中的「大凡女子之懷嫉妒心者，都從禽獸道中來；妒則必淫，淫則必悍。」等篇幅甚多的文字。「儀」對〈三夢橋〉則沒多大更動，該文流露了理想的女人，應善容男人的新歡，樂忍男人之厭舊。完全是傳統父系社會下的觀念，女之妒為惡德，賢明之女性皆應自加檢束。「儀」與「少潮」之作皆偏向讚美不善妒主動為丈夫納妾之女性。然而少潮之作多譯自林紓《吟邊燕語》，林紓其人思想則受俞正燮〈妒非女人惡德論〉之影響，觀之少潮〈雙喜〉等作之改寫，則非林紓之思想傾向。夏曉虹曾舉俞燮之言：「謂女人妒為惡德者，非通論也。」「夫婦之道，言致一也。夫買妾而妻不妒，則是恕也。恕則家道壞矣。」認為林紓將此意與他所體會的西俗聯繫起來：「西人之求偶，偶其終身也。西俗之不置妾媵，即恐移其終身之愛，分諸他人。須知兩心之沉結，合卺之期，即悠悠接於同穴。唯女子昧於析理，存此美意，不能宣之於言，但峻拒其夫之納妾。果使闢發其所以鍾情之故，亦何嘗自外於人情？惟男子有迎新棄舊之思，強坐女子以妒，此萬古覆盆，無可申訴者。」（〈洪石英〉，《踐卓翁小說第三輯》）林氏因托諸悍婦

有若干處難以一刀兩斷，既無法實證二人無甚關聯，亦無法斷然謂之有關，但從署名耐農之作在 1910 年已漸臻成熟判斷，「儀」之作在 1910 年之後仍亦步亦趨王韜，詳見筆者另篇論文⁴²，似乎說明少潮、耐農與儀皆熟稔王韜之作，但非同一人。李漢如耐農在 1910 年離開台灣之後，似乎不再從事漢文小說創作，此後的《臺灣日日新報》亦因人才凋零，如黃植亭（霞鑑生）、李逸濤、陳伯輿、白玉簪（佩雁）的逝去，寫手獨靠魏清德、謝雪漁獨撐大樑，對於每日的藝文刊登稿，自然無以為繼，稿源缺乏，這使得《臺灣日日新報》及《臺南新報》除了詩作稿源充足外，小說能手不多，在這種情況下，便只能不斷的從中國、日本的報刊雜誌轉載或改寫。

在多數作品轉載中國報刊雜誌的情況下，耐農以其小說題材之特殊而為對岸青睞，予以轉載，一直到了 1930 年代，台灣作家作品楊逵〈送報伏〉、呂赫若〈牛車〉、楊華〈薄命〉才又被收入《山靈——臺灣朝鮮短篇集》，時間已相隔二十年了，由此可見李漢如作品的重要性，對於其人的深入研究是宜展開之時機了。

之口，盡情道出女子的苦衷。見夏曉虹〈發乎情，止乎義——林紓的婦女觀〉，收入陳平原、陳國球主編，《文學史第 3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81。

⁴² 許俊雅，〈王韜文言小說在臺灣的轉載及改寫——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例〉，《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5 期（2011 年 8 月），頁 255-314。

附錄

集 五 第

吳王臺畔之豔蹟

同光之間。吳下世家子彭某。嫌城市喧囂。讀書靈巖山麓。山故館娃古址。風景絕勝。彭有祖塋。在山之嚮堂之外。復築有敞屋數楹。極精緻。彭乃攜琴劍。負書簞。居其中。書聲琅琅。與風葉聲相應。答逸如也。

情夢愈筆記

清夢齋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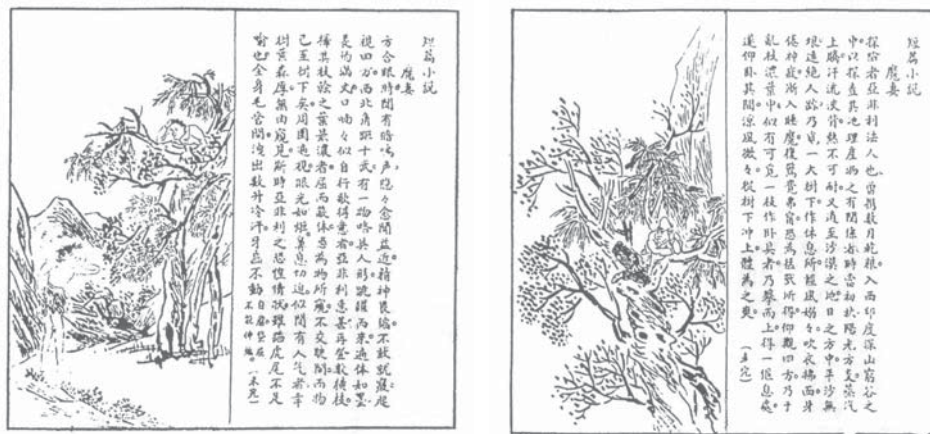
四 五

丁某老而無子。有一女。字曰巧姑。已及笄矣。剝釵布裙。頗具姿致。性明慧而多愁態。其父愛之逾掌珠。以彭為累代主人。故命巧姑為之執爨。且供使令。相習已半年。頗稱彭意旨。凡彭之所好者。無論飲食起居。女皆能竭慮迎合之。彭每夜必誦唐人詩。巧姑紡績於隔室。聞其聲效之輒成誦。一日為彭所聞。呼之前而問曰。汝口中呀呀者。何語耶。女笑曰。余不知也。此固公子所常誦者。公子不自問而問余。不亦異乎。彭語塞。曰。然則試誦之。女殊洒脫。即誦若耶溪傍採蓮女一首。蓋李白採蓮曲也。一字無爽音。彭異之。因語以徒誦無益。須識文義。女即倩彭講解之。彭遂略說大意。女頷領首。若頗有味者。彭驚其慧。許每日授以字義。女喜極。自是每日除為彭執役外。手惟一紙。倩彭錄所成誦之詩句。記識而求講解。以為常久之漸。近於狎。彭不自禁。遂與亂。然女之詩學。竟大進矣。且略能作書。惟膠於陳作。不得融會貫通。苟非成誦而曾經講解者。仍對之漠然也。無何。彭忽病。歸城中。未逾月。竟死。女不知也。惟自彭行後。悵惘如有所失。終日誦其所習之詩。凡彭所常誦者。如李白採蓮曲。白紵詞。短歌行。長干行。盧仝有所思。杜甫秋興。陸龜蒙美人元稹連昌宮詞等篇。尤膾炙不離口。其父厭而呵之。不之理。惟作愁笑。然亦絕不一探彭之近訊。越半載。彭柩歸葬祖塋。女始知彭已病歿。亦不悲。但往往乘隙至墓前。一誦其所誦詩耳。既而其父將為之議婚於某姓。詢女意。旨。女不置可否。乃私告於鄰媪。且囑其詢某家耶。亦能許其誦詩否。媪竊笑其愁。漫應之。然媪固嘗疑女與彭私者。因笑詰之曰。汝與彭家公子。交甚密切。令汝欲嫁。得勿復念彭公子乎。女曰。惡是何言。余念公子。綦切。抑念公子。則不可以嫁乎。然並非余欲嫁也。乃吾父欲嫁余耳。媪曰。否。嫁與不嫁。惟汝主之。特不知汝與彭公子。亦曾同寢處否耳。女沈思半晌。曰。同則如何。媪曰。女子乎。從一而終。苟

圖一：肝若〈吳王臺畔之豔蹟〉，原刊《小說大觀》5集，1916年3月。



圖二：《吟邊燕語》書影。



圖三：《圖畫日報 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68、82。

小紫

(耐儂)

綠窗綺語

二十三

綠窗綺語

二十四

張少君。閩中名下士也。謹飭自持。攻舉子業。弱冠不第。棄儒就賈。買掉江左。作什一之利。時適初秋。旅舍淒涼。覺無聊賴。鐘鳴九下。遂解衣就寢。忽中心養養。如有所失。復起穿衣。兀坐窗下。取日昨新購來日本柴東海所著佳人奇遇說部披閱。以破岑寂。神遊象外。想入空溟。冀有以似之者。正凝神間。忽聞窗外步踏聲急。解窻樞窺之。見兩人舁一木箱疾奔。後一人持錘隨。狀甚倉皇。張知有異。密尾其後而窺焉。至一荒僻地。銀河耿耿。玉露零零。數十武可望。張恐爲所覺。蟄伏蓬草中。一人曰。棄此歸耳。又一人曰。不可。吾等受命。必以瘞。遠當嬰咎。從其言。穴地埋箱。覆土而後去。張聞之。疑箱中有珍物。欲探其究竟。循而就焉。以手爬沙。須臾箱露。蓋鎖鐵釘。以手擊之。坪然有聲。試以指插縫隙。楔之。牢不可破。乃尋一石塊。力折其釘。啓而視之。有婦孺臥其中。姿容嫵媚。摩其胸。肺

圖四：《綠窗綺語》所收錄的耐儂的小說〈小紫〉

參考資料

- (英) 莎士比 (Shakespeare) 著，林紓、魏易譯，《神怪小說 吟邊燕語 第一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
- 《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5日、20日，6月5、12、23日，7月1日。1910年2月10日、3月9、15、24日5版。
- 《臺南新報》1926年3月15日6版、4月20日6版、8月11日6版、8月14日6版、9月19日10版、9月27日6版。
- 《臺灣文藝叢誌》5卷7期，1923年7月。
- 《臺灣教育會雜誌》24號，1904年3月。
- 《臺灣教育會雜誌》26號，1904年5月。
- (清) 蒲松齡著、馬瑞芳重校評批，《聊齋誌異》(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 丁敏，《中國佛教文學的古典與現代：主題與敘事》(長沙：岳麓書社，2007)。
- 巴金等著，《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 江紹原，《中國禮俗迷信》(天津：渤海灣出版社，1989)。
- 李玉著，《北洋政府時期企業制度結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 李保民、胡建強、龍聿生主編《明清娛情小品擷珍》(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 李黃海，〈臺灣之沿革與臺灣人之可敬〉，《臺灣青年》2卷1號，1921年11月。
-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編輯 506 臺灣詩乘 臺灣詩薈雜文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 初旭、馬清福、許科甲等主編，《舊事重新聞——民國十大報文摘 申報(下)》(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1版)。
- 耐儂，〈雨聲庵雅集：落櫻 限麻韻〉，《臺灣》第3年4號(1922年7月)。
- 耐儂李漢如，〈發刊之辭〉，《臺灣青年》1卷1號(1920年7月16日)。

夏曉虹，〈發乎情，止乎義——林紓的婦女觀〉，收於陳平原、陳國球主編，《文學史第3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珠溪樞老編纂，《綠窗綺語》（上海：中華圖書館，1914）。

馮金牛著，《書林札記》（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漢如李黃海，〈女兒花曲 並引〉，《臺灣》第3年第5號，1922年8月。

鄭喜夫著，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 第十一輯 民國連雅堂先生橫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

鄭鈺，〈愛情與契約：重讀林紓的譯作《吟邊燕語》〉，《語文學刊》5期（2006）。

環球社編輯部編，《圖畫日報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